

此路漫漫，陪你慢慢

■叶蓓蕾



它在风里跑出了一片旖旎。

回到车上，我和女儿对草原的热切尚未褪去，放下车窗，任自由的风儿灌入耳内，在车内恣意奔跑，眼前闪过一幅幅流动的画面。“妈，快看——”正欲与母亲分享时，转头瞧见母亲靠在椅背上，柔和的日光涂抹着她那张有些松弛的脸。随着车的颠簸，她的身子摇晃着，脑袋随着一颤一颤的，轻微的鼾声掩盖在了风的合奏里。母亲像婴儿般地酣睡着，眉心舒展，嘴角微扬，这草原的风呀，正温柔地呵护着这梦中之人。我不忍去拨动她，怕惊扰了她的美梦，沉浸于她一呼一吸的安静里。我起初以为她只是跑倦了，或是浓郁的油菜花香使她头晕目眩，稍稍眯一会儿状态便会恢复如初，孰料往后只要车一启动，此处仿佛便成了她的安眠床。这一路的景，大部分都留在了她香甜的梦里了。

母亲不屑用笔记账，在我如今这个年纪时，她的大脑就是一部计算器，家庭里里外外的账目一清二楚，我却丢三落四，糊涂账一本，母亲自然成了我的“行走备忘录”。此趟行程主打一个随性，没有刻意的钟点出发，母亲总是早早打包好行李。女儿笑称，外婆窸窣的响动就是她晨起的号角。三代人中稍显拖沓的是女儿，母亲既不言，也不恼，背着大包，靠着行

李，站在一边，气定神闲，这波操作无意中倒成了一种督促。

像她这般未雨绸缪之人，应该不会出现纰漏吧？

“我的那件外套呢？刚刚还在这儿，怎么不见了？”母亲又是一顿忙乱。“肯定是你放得太好了。”旁边的两个“吃瓜”群众不时插嘴。果真如此，那件外套早被母亲妥妥地放进皮箱里了，此刻正对着主人憋屈着呢。

旅程刚结束，家里的沙发座我尚未焐热，嘟——手机提示音骤然响起，微信里对方一通输出：“老妈太糊涂了，那条你送我的白色打底裤，我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了……”后面是一张大大的哭脸表情。

“没事的，不要了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”我轻描淡写道。

“唉，想想也没办法了，我太粗心了！”一向惜物的母亲，这几天必定是绞尽脑汁，势必要从记忆海中将它打捞回来。

次日一早，爽朗的声浪通过微信一波波涌来：“哈哈，我找到裤子了，你知道我把它放在哪儿吗？我把它穿身上了，我现在都还没搞明白怎么就穿在我身上了。”我和一旁的女儿已经乐得脸都麻了。笑呵过后，一阵酸楚泛上心头。我和女儿渐渐意识到，这家中的老宝贝呀，正以一种未知的速度迈向渐渐衰老的路上。

每每翻开龙应台的《天长地久——给美君的信》时，总会情不自禁地湿了眼。书中所写：“陪伴美君是我错失后的课业实践。此生唯一能给的，只有陪伴。而且，就在当下，因为，生命从不等候。”

是的，时光漫漫，此路漫漫，人生中有许多事，就是不能蹉跎，但我们可以慢慢，慢慢陪着你，让你的衰老之路，走得温暖而迟缓。

暑日

■寒云



图片由AI生成

天未亮透
他们把影子种进柏油路
汗是凉的

扫帚声早于蝉鸣
树荫一寸寸移动
他们在光的缝隙里
找到自己的节拍

日头升高时
街角水管喷出细雾
安全帽滴着水珠
他们说笑着

躲进墙根的阴影
吃一牙冰镇西瓜

塔吊收回长臂
橙色光爬上脚手架
凉风从江面来
他们数着楼层
像数一行行晚星

一桶水波向收工的路
热气嘶一声
散了

跳级

■江南

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六十余年光阴恍然如梦。许多年少时在乡村生活的往事都如云烟飘散，唯独求学路上的那次跳级经历，像一枚压在时光书页里的书签，经不断摩挲，虽略显褶皱和陈旧，却愈发耐人回味。

那个年代，国家为扫除文盲、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而采取了一项特殊措施：村村办小学。我读的村小，坐落于本村东北角旧祠堂中。这个原本用于族人祭祀和重大活动的场所，因办学需要，临时隔出两间教室。一大一小，大的供复式班一、二年级使用，小的则由三年级独享。全校三名老师，承担三个年级的教学任务。四年级开始，学生要到另一所完全小学就读。

三年级第二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班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。这个斗大的办公场所，条件十分简陋，采光很差。我看不清老师的脸色，只听到他用坚定的口气告诉我：学校经过慎重研究，并征得家长同意，决定让你跳过四年级，到另一所完小直接读五年级。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，我当时的反应和真实想法，已经记不清楚了，好像是懵里懵懂地点了两下头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

几年后，我听到一些情况，才知道此事并不简单。一方面，老师们看到我生性沉静，学习自觉认真，当了三年班长，语文算术成绩优异，作业写得工整，课堂应答从容，与同学关系融洽，是个可造之材，便想往前推一推；另一方面，也有老师们“抢风头”的思想在作祟。当时村村有小学，教学质量没有量化，教学水平无法体现，于是老师们就想出了“跳级”的招数——那时谓之放教学成果“卫星”，试图通过一个学生的跳级，让周边学校高看一眼。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，他们只把孩子交给学校，让其少一份下地劳作的牵绊，对子女的学业规划和今后打算，是不会去想的。听闻孩子学习成绩好，可以跳级，就觉得是件好事，脸上有光，谁还去斟酌利弊、考量得失？

新的学校在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庄。那时还是春季招生入学的。一个初春的清晨，我背着洗得发白的旧书包，过田埂，跨石桥，走小道，高高兴兴地开启了走读生活。新的学习环境，新的学习内容，有压力也有期待。压力是少读了一年书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跟得上？期待的是学到更多知识，将来为社会多做贡献。

语文课依旧从从容容。预习、诵读、背记，过去总结积累的学习方法继续派上用场。对文字的感悟力在微妙生长，字里行间常有小亮光闪现，写的作文，常常被教四年级的老师拿去当范文，读给同学们听。开学不久，我的作文《从量变到质变——一副乒乓球拍损坏的启示》在《浙南大众》（《温州日报》前身）刊出，在学校引起了一场轰动。

算术（数学）却是另一番景象。因为跳过了四年级，缺了该有的知识储备，课堂上听老师讲授新课，理解起来很费劲，课外作业也困难重重。算术有一套十分严谨的体系，层层递进，环环相扣，中间断了一截，便多了一道深沟。课堂上老师推导公式定理和计算方法，其他同学能顺杆而上，而我却是一头雾水。

万幸的是，班主任是同村人，他知道我的根底和秉性。了解到我的困难后，为砥砺我成长、逼我补齐短板，他让我担任了班级学习委员，使我在责任和压力的倒逼下赶了上来。同时，每周安排两次，或中午，或傍晚对我进行“开小灶”。午间寂静的教室，傍晚夕阳余晖下的校园，我独自一人在老师辅导下梳理知识要点。其他时间则暗自用功，努力追赶——煤油灯的光影里，课间喧嚣的教室中，都有我埋头刷题的背影。集腋成裘，水滴石穿，不久，我的算术成绩便由全班垫底追到了中等偏上，跟上了课业进度。

四年后，我高中毕业（上世纪特殊年代实行“小学五年，初中两年，高中两年”的九年学制），以长期代课教师的身份重返母校，担任四年级班主任，并教授该年级语文课。有了跳级的痛苦经历，我多了一份因材施教、注重打基础的教学情结，尽自己所能为每个学生稳步前进提供助力。遗憾的是，后来因入伍，仅当了一个学期的老师，就匆匆离开了教学岗位。

时隔数十年，回望这次盲目而仓促的跳级，当初的荣光和自豪早已褪去，剩下的，是深刻的感悟和清醒的自省。求学之路，如同筑屋夯基，必须一层一层地垒砌，才能使大厦立得稳、起得高。一个年级安排的课程看似普通，却都是数理思维成形、知识体系衔接的重要阶段。一次跳级，表面上快了一步，实则缺了一层，给后续的求学之路增添了些障碍与羁绊。人生道路亦是如此，没有捷径，也不可能都是坦途，唯有抓铁有痕、踏石留印，扎扎实实地往前走，才有可能行稳致远。

白银豆·金豆

■杨国华



从盐瓶里挑了一点盐，细细地洒在白银豆上。刚端上桌，我们兄弟姐妹便迫不及待伸出筷子，夹上一颗放到嘴里，满口都是田园的清香。

母亲每天都摘适量的白银豆，够一家人配饭吃即可，其余已经成熟的豆荚，任其挂在藤蔓上。再过些天，这些荚壳慢慢会变黄、变硬，待到快要弹裂开来时，母亲才会将其摘下来，放在竹篮里，挂在镬灶间的梁柱下，任穿堂风吹拂。风干后，豆荚自行裂开，那白银豆表皮上会沁出一层浅浅的金黄色薄晕，犹如少女羞涩脸庞上泛着的光泽。

到了秋天，菜园里的蔓藤枯了，家里已攒下满满一大竹篮的白银豆。干硬的豆子，在清水中泡一会儿后，母亲依然还是把它放在锅里与大米一起蒸。这时的

白银豆，入口更加粉糯，也是下饭的佳肴。

母亲还会特意留下一些，待到正月置办酒席时，做一道独特的甜食——白银豆羹。她将泡发的白银豆与红枣、冰糖一起慢炖。待酒席的最后，让喝得醉醺醺的亲戚们，吃上一小碗甜羹，去油腻，解酒气。亲戚们无不交口称赞，母亲脸上便焕发出无比自豪的光彩，好似白银豆一样亮堂。

爷爷在屋檐下做纸扎，坐久了，总说腰疼，就到菜场买一个猪蹄，用老酒炖白银豆干，他说，白银豆外形像“腰子”（我们这里对肾的俗称）一样，以形补形，腰就不会疼了。

在我老家，人们都叫白银豆为金豆。我也是直到后来温州市区工作，才知道温州人叫它白银豆。老家人为什么叫它金豆呢？我没找到相关的文献记载。或许是熟透了的豆荚呈金黄色，藤蔓上挂满金黄色豆荚，人们珍视它，冠以“金”字吧。近日去了一趟陶山，才得知白银豆是瑞安荆谷一带的特产。据说百余年前传入温州，最早落地规模化种植，便是在荆谷（今属陶山镇）。2003年，荆谷还获“白银豆之乡”的美称，荆谷白银豆还被评为国家级无公害农产品、浙江名优农产品。

我于是又想，老家的“金豆”，会不会是从“荆谷”的“荆”字谐音而来呢？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珍爱生命
预防溺水



瑞安市委宣传部
瑞安融媒体中心宣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